

中央檔案館整理

舊唐書

評點二十四史

第十三卷 舊唐書(三)

中國檔案出版社

舊唐書卷八十六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列傳第三十六

高宗中宗諸子

燕王忠

原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孝敬皇帝弘

裴居道附

章懷太子賢賢子邪王守禮

懿德太子重潤

庶人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殤帝重茂

高宗八男則天順聖皇后生中宗睿宗及孝敬皇帝弘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章懷太子賢後宮劉氏生燕王忠鄭氏生原王孝楊氏

生澤王上金蕭淑妃生許王素節

燕王忠字正本高宗長子也高宗初入東宮而生忠宴

宮寮於弘教殿太宗幸宮顧謂宮臣曰頃來王業稍可

非無酒食而唐突卿等宴會者朕初有此孫故相就為

樂耳太宗酒酣起舞以屬羣臣在位於是遍舞盡日而

罷賜物有差貞觀二十年封為陳王永徽元年拜雍州

牧時王皇后無子其舅中書令柳奭說后謀立忠為皇

太子以忠母賤冀其親已后然之奭與尚書右僕射褚

遂良侍中韓瑗諷太尉長孫無忌右僕射于志寧等固

請立忠爲儲后。高宗許之。三年，立忠爲皇太子。大赦天下。五品已上子爲父後者，賜勳一級。六年，加元服。制大辟罪已下，並降一等。大酺三日。其年，王皇后被廢。武昭儀所生皇子弘，年三歲。禮部尙書許敬宗、希旨上疏曰：「伏惟陛下憲章千古，含有萬邦，爰立聖慈母儀天下。既而皇后生子，合處少陽，出自塗山，是謂吾君之胤。夙聞胎教，宜展問豎之心，乃復爲尊尊宗降居藩邸，是使前星匿彩，瑤嶽輶峰。臣以愚誠，竊所未喻。且今之守器，素非皇嫡，永徽爰始，國本未生。權引彗星，越昇明兩，近者元妃載誕，正胤降神，重光日融，燭暉宜息，安可以茲傍。」

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二

統叨據溫文國，有評臣孰逃其責，竊惟息姑克讓，可以思齊。劉彊守藩，宜遵往軌，追蹤太伯，不亦休哉。踵武延陵，故常安矣。寧可反植枝幹，久易位於天庭，倒襲衣裳，使違方於震位，蠶爾黎庶，云誰係心，垂裕後昆，將何播美。高宗從之。顯慶元年，廢忠爲梁王，授梁州都督，賜實封二千戶。物二萬段，甲第一區。其年，轉房州刺史。忠年漸長大，常恐不自安，或私衣婦人之服，以備刺客。又數有妖夢，常自占卜。事發，五年，廢爲庶人，徙居黔州。囚於承乾之故宅。麟德元年，又誣忠與東臺侍御上官儀、宦者王伏勝謀反，賜死於流所。年二十二，無子。儀等伏誅。

明年，皇太子弘表請收葬許之神龍，初追封燕王，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原王孝高宗第二子也。永徽元年，封王。三年，拜并州都督。顯慶三年，累除遂州刺史。麟德元年，薨。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悼。神龍初，追贈原王司徒、益州大都督。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也。永徽元年，封杞王。三年，遷授益州大都督。乾封元年，累轉壽州刺史。有罪，免官，削封。邑仍於澧州安置。上金旣爲則天所惡，所司希旨，求索罪失，以奏之。故有此黜。永隆二年二月，則天矯抗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許同朝集之側。義陽宣城二公主

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三

緣母蕭氏獲譴，從夫外官，請授官職。以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爲岳州刺史，仍不預朝集。嗣聖元年，上金素節義陽宣城二公主聽赴哀。文明元年，上金封畢王。素節封爲葛王。又改上金封爲澤王。蘇州刺史素節許王隆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刺史永昌元年，授太子左衛率出爲隨州刺史。載初元年，武承嗣使酷吏周興誣告上金素節謀反，召至都繫於御史臺。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見殺於都城南驛，因害其支黨。上金恐懼，自縊死。子義珍、義玟、義璋、義瑗、義瑾、義璵七人，並配流顯州而死。神龍初，追復上金官爵，封庶子。義珣爲嗣。澤王先是義

珣竄在嶺外匿於傭保之間及紹封無幾有人告義珣非上金子假冒襲爵義珣不能自明復流於嶺外開元初封素節子璆爲嗣澤王繼上金後十二年王真公主表稱義珣實上金遺胤被嗣許王璿兄弟利其封爵謀構廢之今上由是削璆王爵復召義珣爲嗣澤王拜率更令因是諸宗室非本宗襲爵自中興已後繼爲嗣王者皆令歸宗削其爵邑也

許王素節高宗第四子也年六歲永徽二年封雍王尋授雍州牧素節能日誦古詩賦五百餘言受業於學士徐齊聃精勤不倦高宗甚愛之又轉岐州刺史年十二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四

改封郾王初則天未爲皇后也與素節母蕭淑妃爭寵遞相譖毀六年則天立爲皇后後淑妃竟爲則天所譖毀幽辱而殺之素節九被讒嫉出爲申州刺史乾封初下勅曰素節既舊疾患宜不須入朝而素節實無疾素節自以久乖朝覲遂著忠孝論以見意詞多不載時王府倉曹參軍張柬之因使潛封此論以進則天見之逾不悅誣以賊賄降封鄱陽郡王仍於袁州安置儀鳳二年禁錮終身又改於岳州安置永隆元年轉岳州刺史後改封葛王則天稱制又進封許王累除舒州刺史天授中與上金同被誣告追赴都臨發州聞有遺喪哭者

謂左右曰病死何由可得更何須哭行至都城南龍門驛被縊死年四十三則天令以庶人禮葬之中宗卽位追封許王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仍以禮改葬陪於乾陵素節被殺之時子璆璿璿等九人並爲則天所殺惟少子琳璿璿欽古以年小特令長禁雷州神龍初封璿爲嗣許王開元初封琳爲嗣越王以紹越王貞之後璆爲嗣澤王以繼伯父澤王上金之後琳官至右監門將軍卒璿開元十一年爲衛尉卿以抑伯上金男不得承襲以弟璿繼之遽譴璿爲鄂州別駕於是下詔絕其外繼乃以故澤王上金男義珣爲嗣澤王江王禪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五

爲信安郡王嗣蜀王禪爲廣漢郡王嗣密王徹爲濮陽郡王嗣曹王琰爲濟國公嗣趙王琚爲中山郡王武陽郡王繼宗爲澧國公璿累遷郾州刺史祕書監守太子詹事璿性仁厚謹愿居家邕睦朝廷重之天寶六載卒贈蜀郡大都督璿晚有子命璿子益爲嗣及卒有解需二子皆幼孺十一載益襲封許王十四載解娶楊錫女乃襲許王璿初爲嗣澤王降爲郾國公宗正卿同正員特封褒信郡王進龍池皇德頌遷宗正卿光祿卿殿中監天寶初重拜宗正卿加金紫光祿大夫璿友弟聰敏聞善若驚宗子中有一善無不薦拔故宗枝居省闕者

834

多是璆之所舉九載卒贈江陵大都督

孝敬皇帝弘高宗第五子也永徽四年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爲皇太子大赦改元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趙子商臣之事廢卷而歎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修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殿下誠孝冥食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六

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龍朔元年命中書令太子賓客許敬宗侍中兼太子右庶子許圜師中書侍郎上官儀太子中舍人楊思儉等於文思殿博採古今文集摘其英詞麗句以類相從勒成五百卷名曰瑤山玉彩表上之制賜物三萬段敬宗已下加級賜帛有差總章元年二月親釋菜司成館因請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高宗並從之時有勅征邊遠軍人逃亡限內不首及更有逃亡者身並處斬家口沒官太子上表諫曰竊聞所司以背軍之

人身久不出家口皆擬沒官亦有限外出首未經斷罪

諸囚禁人數至多或臨時遇病不及軍伍緣茲怖懼遂即逃亡或因樵採被賊抄掠或渡海來去漂沒滄波或深入賊庭有被傷殺軍法嚴重皆須相儻若不及儻及不因戰亡即同隊之人兼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爲逃軍旅之中不暇勘當直據隊司通狀將作真逃家口今總沒官論情實可哀愍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沒制從之咸亨二年駕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時屬大旱關中饑乏令取廊下兵士糧視之見有食榆皮蓬實者乃令家合等各給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七

米使足是時戴至德張文瓘兼左庶子與右庶子蕭德昭同爲輔弼太子多疾病庶政皆決於至德等時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又請以同州沙苑地分借貧人詔並許之又召詣東都納右衛將軍裴居道女爲妃所司奏以白鴈爲贊適會苑中獲白鴈高宗喜曰漢獲朱鴈遂爲樂府今獲白鴈得爲婚贊彼禮但成謠頌此禮便首人倫異代相望我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高宗嘗謂侍臣曰東宮內政吾無憂矣上元二年太子從幸合璧宮尋薨年二十四制曰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毓性直城趨

駕肅敬著於三朝。中寢問安仁孝聞於四海。自玟圭在手沈痼嬰身。顧惟耀掌之珍。特切殫心之念。庶其痊復。以禪鴻名。及廢理微和。將遜于位。而弘天資仁厚孝心。純確既承。朕命掩欬不言。因茲感結。舊疾增甚。億兆攸鑒。方崇下武之基。五福無徵。俄遷上賓之駕。昔周文王受遂延慶於九齡。朕之不慈。遽永訣於千古。天性之重。追懷哽咽。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夫諡者行之跡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惠愛親曰孝。死不忘君曰敬。諡爲孝敬皇帝。其年葬於緱氏縣景山之恭陵。制度一準天子之禮。百官從權。制三十六日降服。高宗親爲製勅德紀。并自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八

書之於石。樹於凌側。初將營築恭陵。功費鉅億。萬姓歎役。呼嗟滿道。遂亂投磚瓦而散。太子無子。長壽中。制令楚王瑋繼其後。中宗踐祚。制耐于太廟。號曰義宗。又追贈妃裴氏爲哀皇后。景雲元年。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奏言。準禮大行皇帝山陵事終。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先祔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至神龍之初。乃特令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旣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遷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命有司以時

孝賢

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訓。人神允穆。進退得宜。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陛下以禮斷恩。詔從之。開元六年。有司上言。孝敬皇帝今別廟將建。享祔有期。準禮不合。更以義宗爲廟號。請以本諡孝敬爲廟稱。於是始

停義宗之號

居道絳州聞喜人。隋兵部侍郎鏡民孫也。父熙載。貞觀中爲尚書左丞。居道以女爲太子妃。則天時歷位納言。內史。太子少保。封翼國公。載初元年春。爲酷吏所陷。下獄死。

章懷太子賢字明允。高宗第六子也。永徽六年封潞王。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九

顯慶元年。遷授岐州刺史。其年加雍州牧。幽州都督。時始出閣。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高宗嘗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尙書。禮記。論語。誦古詩賦。復十餘篇。嘗經領覽。遂卽不忘。我曾遺讀論語。至賢賢易色。遂再三覆誦。我問何爲如此。乃言性愛此言。方知風成聰敏。出自天性。龍朔元年。徙封沛王。加揚州都督。兼左武衛大將軍。雍州牧。如故。二年。加揚州大都督。麟德二年。加右衛大將軍。咸亨三年。改名德。徙封雍王。授涼州大都督。雍州牧。右衛大將軍。如故。食實封一千戶。上元元年。又依舊名賢。上元二年。孝敬皇帝薨。其年六月。立爲皇

太子大赦天下。尋令監國賢處事。明審爲時論所稱。儀鳳元年。手勅褒之曰。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往聖遺編。咸窺盡奧。先王策府。備討菁華。好善載彰。作貞斯在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賢又招集當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戶格希立。學士許叔牙。咸立一史。藏諸周寶寧等。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仍以其書付祕閣。時正議大夫明崇儼以符効之術爲則天所任。使密稱英王狀類太宗。又宮人潛議云。賢是后姊韓國

有唐書卷八十一 列傳三十一

夫人所生。賢亦自疑懼。則天又嘗爲賢撰少陽政範及孝子傳以賜之。仍數作書以責讓賢。賢逾不自安。調露二年。崇儼爲盜所殺。則天疑賢所爲。使人發其陰謀。事詔令中書侍郎薛元超。黃門侍郎裴炎。御史大夫高智周與法官推鞠之於東宮馬坊。搜得皂甲數百領。乃廢賢爲庶人。幽于別所。永淳二年。遷於巴州。文明元年。則天臨朝。令左金吾將軍邱神勣往巴州檢校賢宅。以備外虞。神勣遂閉於別室。逼令自殺。年三十二。則天舉哀於顯福門。貶神勣爲墨州刺史。追封賢爲雍王。神龍初。追贈司徒。仍遣使迎其喪柩。陪葬於乾陵。睿宗踐祚。

邪王字

又追贈皇太子。謚曰章懷。有三子。光順守禮。守義。光順天授中。封安樂郡王。尋被誅。守義文明元年。封楚爲郡王。垂拱四年。徙封永安郡王。病卒。守禮本名光仁。垂拱初。改名守禮。授太子洗馬。封嗣雍王。時中宗遷於房陵。睿宗雖居帝位。絕人朝謁。諸武贊成革命之計。深嫉宗枝。守禮以父得罪。與睿宗諸子同處於宮中。凡十餘年。不出庭院。至聖歷元年。睿宗自皇嗣封爲相王。許出外邸。睿宗諸子。五子皆封郡王。與守禮始居於外。神龍元年。中宗篡位。授守禮光祿卿。同三員。神龍中。遣詔進封邪王。賜實封五百戶。景雲二年。帶光祿卿。兼幽州刺史。轉

有唐書卷八十一 列傳三十一

十一

左金吾衛大將軍。遙領單于大都護。先天二年。遷司空。開元初。歷號隴襄晉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並上佐知州。時寧申岐薛州同爲刺史。皆擇首僚以持綱紀。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禮皆爲邪府長史。兼州佐。守禮唯弋獵伎樂飲讌而已。九年已後。諸王並徵還京師。守禮以外枝爲王。才識俱下。尤不逮岐薛。多寵嬖。不修風教。男女六十餘人。男無中才。女負貞稱。守禮居之。自若。高歌擊鼓。常帶數千貫錢債。或有諫之者曰。王年漸高。家累甚眾。須有愛惜。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沒人葬。諸王因內讒。言之以爲歡笑。時積陰累日。守禮白於諸王曰。欲

〇〇〇

李重福

李重福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十三

晴果晴。德陽涉旬。守禮曰。卽雨。果連澍。岐王等奏之云。
 邪哥有術。守禮曰。臣無術也。則天時以章懷遠。臣幽
 閉宮中。十餘年。每歲被勅杖數頓。見瘡痕甚厚。欲雨。臣
 有上。卽沈。沈欲晴。卽輕。使臣以此知之。非有術也。涕泗
 霑襟。玄宗亦憫然。二十九年。薨。年七十餘。贈太尉。子承
 宏。開元初。封廣武郡王。歷祕書員外監。又爲宗正卿。同
 正員。廣德元年。吐蕃凌犯上都。乘驛幸陝。蕃渾之衆人
 城。吐蕃宰相馬重英立承宏爲帝。以于可封霍瑒等爲
 宰相。補署百餘人。旬餘日。賊退。郭子儀率衆入城。送承
 宏於行在。上不之責。止於虢州。尋死。承寧。天寶初。授率

李重福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十三

改焉。開耀二年。中宗爲皇太子。生重潤於東宮內殿。高
 宗甚悅。及月滿。大赦天下。改元爲永淳。是歲立爲皇太
 孫。開府置官屬。及中宗遷於房州。其府坐廢。聖曆初。中
 宗爲皇太子。封爲郡王。大足元年。爲人所構。與其妹永
 泰郡主。婚魏王武延基等。竊議張易之兄弟。何得恣入
 宮中。則天令杖殺。時年十九。重潤風神俊朗。早以孝友
 知名。旣死。非其罪。大爲當時所悼惜。中宗卽位。追贈皇
 太子。諡曰懿德。陪葬乾陵。仍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
 爲冥婚。與之合葬。又贈永泰郡主爲公主。令備禮改葬。
 仍號其墓爲陵焉。

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爲臣流涕。況陛下慈念。豈不慰臣。惻惶伏望。捨臣罪戾。許臣朝謁。儻得一仰雲陛。再覩聖顏。雖沒九泉。實爲萬足。重投荒微。亦所甘心。表奏不報。及韋庶人臨朝。遂令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以兵五百人就均州守衛重福。俄而韋氏伏誅。睿宗卽位。又轉集州刺史。未及行。洛陽人張靈均進計於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自合繼爲天子。相王雖有討平韋氏功。安可越次而居大位。昔漢誅諸呂。猶迎代王。今東都百官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行。直詣洛陽。亦是從天上下。遣人襲殺留守。卽擁兵西據陝州。東下河北。此天下可圖也。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十四

初景龍三年。鄭愔自吏部侍郎出爲江州司馬。便道詣重福。陰相結託。至是又與靈均通傳動靜。亦密遣使勸重福構逆。預推尊重福爲天子。溫王重茂爲皇太弟。自署爲左丞相。重福乃遣家臣王道先赴東都。潛募勇敢之士。重福遽自均州詐乘驛與靈均繼進。王道始至東都。俄有洩其謀者。洛州司馬崔日知捕獲其黨數十人。頃聞重福至。王道等率眾隨重福。徑取左右屯營兵作亂。將至天津橋。願從者已數百人。皆執持器械。助其威勢。侍御史李邕先詣左掖門。令閉關拒守。又至右屯營。號令云。重福雖先帝之子。已得罪於先帝。今者無故入

後

城。必是作亂。君等皆委質聖朝。宜盡誠節。立功立事。以取富貴。有頃。重福果來奪右屯營。堅壁不動。營中矢射如雨。便趣左掖門。擬取留守。遇門閉。遂縱火以燒城門。左屯營兵又來逼之。重福度數窮。出自上東門。而遁匿於山谷間。明日。東都留守裴談等大出兵搜索。重福窘迫。自投漕河而死。殢屍三日。時年三十一。詔曰。集州刺史譙王重福。幼則兄頑。長而險詖。幸託體於先聖。嘗通交於巨逆。子而不予。自絕於天。有國有家。莫容於代。往者頗不含忍。長令幽繫。自大行晏駕。韋氏臨朝。將肆屠滅。尤加防衛。泊天有成命。集于朕躬。永懷猶子之情。庶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十五

協先親之義。所以開置寮屬。任隆刺舉。冀其俊改。以怙恩榮。而誑誤有徒。狂狡未息。便卽私出均州。詐乘驛騎。至于都下。遂逞其謀。先犯屯兵。次燒左掖。計窮力屈。投河而斃。雖人所共棄。邦有常刑。我非不慈。爾自招咎。且聞其故。有惻于懷。昔劉長既歿。楚英遂殯。以禮收葬。抑惟舊章。屈法申恩。宜仍舊寵。可以三品禮葬。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也。聖歷元年。封義興郡王。長安中。累授衛尉員外少卿。神龍初。封衛王。拜洛州牧。賜實封千戶。尋遷左衛大將軍。兼遙授揚州大都督。二年秋。立爲皇太子。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

不法。俄以秘書監楊致太常卿武崇訓並為太子賓客。璚等皆主婚。年少唯以疏懶狠戾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意。左庶子姚珽數上疏諫。謂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焉。時武三思得幸中宮。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韋氏所生。常呼之為奴。或勸公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立為皇太女。重俊不勝忿恨。三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禪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左右羽林兵及千騎三百餘人。殺三思及崇訓于其第。並殺黨與十餘人。又令左金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十六

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所在。又以昭容上官氏素與三思姦通。扣問索之。韋庶人及公主遽擁帝馳起立。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令率留軍飛騎及百餘人於樓下列守。俄而多祚等兵至。欲突立武門樓。宿衛者拒之不得進。帝據檻呼多祚等。所將千騎謂曰。汝並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歸順。斬多祚等。與汝富貴。於是千騎王歡喜等倒戈斬多祚及李承況。獨孤禪之沙吒忠義等於樓下。餘黨遂潰散。重俊既敗。率其屬百餘騎趨肅章門。奔終南山。帝令長上果毅趙思

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鄆縣西十餘里。騎不能屬。唯從奴數人。會日暮。憩林下。為左右所殺。制令梟首于朝。又獻之於太廟。并以祭三思崇訓屍柩。睿即位。下制曰。朕聞曾氏之孝也。慈親惑於疑聽。趙虜之族也。明主哀而望思。歷考前聞。率由舊典。重俊大行之子。元良守器。往罹構間。困於讒嫉。莫顧銖鉞。輕盜甲兵。有此誅夷。無不悲惋。今四凶咸服。十起何追。方申赤軍之冤。以紓黃泉之痛。可贈皇太子諡曰節愍。陪葬定陵。子宗暉開元初封湖陽郡王。初重俊被害。宮府僚吏莫敢近者。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重俊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聞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三十六

十七

而大怒。收付制獄。貶為平興丞。尋卒。睿宗踐阼。下制曰。甯嘉勗能重名節。事高樂向。幽塗已往。生氣凜然。靜言忠義。追存褒寵。可贈永和縣丞。宗暉天寶中為衛尉員外卿。十一載王鉉反。宗暉以賣宅與鉉。貶涪州郡長史。量移盧陽長史。至德元年。追赴行在所。授特進鴻臚卿。宗暉無他才。以外族之親。愛恩顧。轉降太常員外卿。卒。殯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聖歷三年封北海王。神龍初進封溫王。授右衛大將軍兼遙領并州大都督。未出閣。景龍四年中宗崩。韋庶人立重茂為帝。而自臨朝稱制。及韋氏敗。重茂遂遜位。讓叔父相王退居別所。景雲

二年改封襄王遷於集州令中郎將率兵五百人守衛
開元二年轉房州刺史尋薨時年十七諡曰殤皇帝葬
於武功西原

史臣曰前代以雙嫡孽子破國亡家者多矣然未如大
帝孝和之甚也高宗八子二王早世爲武后所斃者四
人章懷以母子之愛穎悟之賢猶不免於虎口況燕澤
素節異腹之盾乎覆載胡心產茲鳩毒悲夫孝和母麗
婦傲女暴如置身羣魅之中安有保其終吉哉天將滌
盪昏氛非重茂所能枝也

贊曰父子天性豈能害正宜曰申生繼爲不令唐年鈞

德章懷最仁兇母畏明取樂於身

舊唐書卷八十六 列傳二十六

六

舊唐書卷八十六

史記

舊唐書卷八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三十七

裴炎 劉禪之 魏玄同 李昭德

裴炎絳州聞喜人也少補弘文生每遇休假諸生多出
遊炎獨不廢業歲餘有司將薦舉辭以學未篤而止在
館垂十載尤曉春秋左氏傳及漢書擢明經第尋爲濮
州司倉參軍累歷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侍中中
書令永淳元年高宗幸東都留太子哲守京師命炎與
劉仁軌薛元超爲輔明年高宗不豫炎從太子赴東都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一

侍疾十一月高宗疾篤命太子監國炎奉詔與黃門侍
郎劉齊賢中書侍郎郭正一並於東宮平章事十二月
丁巳高宗崩太子卽位未聽政宰臣奏議天后降令於
門下施行中宗旣立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又欲與
乳母子五品炎固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
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耶炎懼乃與則天定
策廢立炎與中書侍郎劉禪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
勗等勒兵入內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有何罪太
后報曰汝若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廢中宗爲
廬陵王立豫王旦爲帝炎以定策功封河東縣侯太后

臨朝。天授初，又降豫王爲皇嗣。時太后短武承嗣，請立武氏七廟，及追王父祖。太后將許之。炎進諫曰：「皇太后天下之母，聖德臨朝，當存至公，不宜追王祖祢以示自私。且獨不見呂氏之敗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太后曰：「呂氏之亡，權在生人。今者追尊，事歸前代，存歿殊迹，豈可同日而言？」炎曰：「蔓草難圖，漸不可長。殷鑒未遠，當絕其源。」太后不悅而止。時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等皆皇屬之近，承嗣與從父弟三思屢勸太后因事誅之，貴絕宗室之望。劉禪之章仁約，並懷畏懼，唯無言。炎獨固爭，以爲不可。承嗣深憾之。文明元年，官名改易。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二

炎爲內史。秋，徐敬業構逆，太后召炎議事。炎奏曰：「皇帝年長，未俾親政，乃致猾豎有詞。若太后返政，則此賊不討而解矣。」御史崔察聞而上言曰：「裴炎伏事先朝二十餘載，受遺顧託，大權在已。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乃命御史大夫韋味道、御史魚承暉鞠之。鳳閣侍郎胡元範奏曰：「炎社稷忠臣，有功於國，恐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反。右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之。」文武之間，證炎不反者甚眾。太后皆不納。光宅元年十月，斬炎于都亭驛之前街。炎初被擒，左右勸炎遜詞於使者。炎歎曰：「宰相下獄，焉有更全之理。竟無折節及蕭沒其家。」

乃無擔石之蓄。胡元範申州義陽人，坐救劉流死，瓊州程務挺伏法。納言劉齊賢貶吉州長史，吏部侍郎郭待舉貶岳州刺史，皆坐救炎之罪也。先是，開耀元年十月，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裴行儉獻定襄所獲俘囚除曲赦外，斬阿史那伏念、溫傳等五十四人於都市。初行儉討伐之時，許伏念以不死。伏念乃降。時炎害行儉之功，奏云：「伏念是程務挺張虔勳逼逐于營，又磔北道紇南向逼之，窘急而降。」乃殺之。行儉歎曰：「渾濬之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行儉因此稱疾不出。炎致國，家負義而殺降，始能害功，構成陰禍。其敗也宜哉。睿宗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三

踐阼，下制曰：「歸終追遠，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光恆策。故中書令裴炎，含弘稟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唯幾成務，績宣于代。工偶居無積，義深於奉上。文明之際，王室多虞，保父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豐倉卒罹災。歲月屢遷，三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良多。宜追賁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都督。長子彥先，後爲太子舍人。從子仙先，後爲工部尚書。」

劉禪之，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郡陽王諮議參軍。父子翼，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秘書監。河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

稱曰劉四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追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恆以米帛賚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弘文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禪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專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凡千餘卷時又

舊唐書卷六十七 列傳三十七

四

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禪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禪之有姊在宮中爲內職天后令省樂國夫人之疾禪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嶺州歷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禪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禪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禪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禪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果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內史寮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禪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已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禪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己加授太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匹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味道不存

舊唐書卷六十七 列傳三十七

五

忠赤已從屏退禪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言王德真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爲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卽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禪之時爲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憑凌未足爲取願戴萬葉之威

一觀其同
世考竟也

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禪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禪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禪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姜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其事。本立宣勅示禪之。禪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勅。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禪之既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禪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有竊賀之。禪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已。皇帝上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六

表徒使速吾禍也。禪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既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禪之乃自操數紙。援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爲巫州司法。思鈞爲播州司倉。睿宗卽位。以禪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集七十卷。傳於時。

魏玄同定州鼓城人也。舉進士。累轉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文章屬和。配流嶺外。上元初赦還。工部尚書劉蕡禮薦玄同有時務之才。拜岐州長史。累遷至吏部侍郎。

玄同以既委選舉。恐未盡得人之術。乃上疏曰。臣聞製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莅官。匠之不良。無以成其工。官之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臣者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任人者。誠國家之基本。百姓之安危也。方今人不加富。盜賊不衰。獄訟未清。禮義猶闕者。何也。下吏不稱職。庶官非其才也。官之不得其才者。取人之道有所未盡也。臣又聞傳說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理人。昔之邦國。今之州縣。土有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其大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七

臣乃命於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傳相大官。則漢爲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于今。用刀筆以量才。按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其來日久。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運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徙。實爲至要。何以言之。夫尺丈之量。所及者盡短。鍾庚之器。所積者寧多。非其所及。焉能度之。非其所受。何以容之。況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使平如權

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既多、素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豈直塊彼清通、昧於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夢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職私一啓、以及萬端、至乃爲人擇官、爲身擇利、顧親疎而下筆、看勢要而措情、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魏人應運、所據者乃三分、晉氏播遷、所臨者非一統、逮乎齊宋、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泰之時少、瓜分互裂、各在一方、隋氏平陳、十餘年耳、接以兵禍、繼以饑饉、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八

既德業之不逮、或時事所未遑、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武德貞觀、與今亦異、皇運之初、庶事草創、豈唯日不暇給、亦乃人物常稀、天祚大聖、享國永年、比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恥賤、得時無怠、諸色人流、歲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敘於終、十不收一、淄澠雜混、玉石難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撫卽事之爲弊、知及後之滋失、夏殷已前、制度多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豈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故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唯吉

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卿亦必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焉、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當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茂之械機、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向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服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慶歡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五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九

府舉其僚屬、而昇于朝、三公參得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眾、一士之進、其謀也詳、故官得其人、鮮有敗事、魏晉反是、所失弘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朝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于當今乎、又夫從政莅官、不可以無學、故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傳曰、我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髯之年、已腰銀艾、或童丕之歲、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干牛輦脚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夫象賢繼父古之道也、所謂胄子、必裁諸學、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齊八政以防其淫、舉上賢以

李昭德

崇德簡不肖以黜惡少則受業長而出仕並由德選必
以才昇然後可以利用賓王移家事國少仕則廢學輕
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兄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徒
不待州縣之舉直取之於書判恐非先德而後言才之
義也臣又以爲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歆精穢
思短褐富者餘糧肉衣輕裘然則當衰弊乏賢之時則
可磨策朽鈍而乘馭之在太平多士之日亦宜妙選
俊而任使之詩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荆也在薪之
翹翹者方之用才理亦當爾選人幸多尤宜簡練臣竊
見制書每令三品五品薦士下至九品亦令舉人此聖
朝側席旁求之意也但以褒貶不甚明得失無大隔故
人上不憂黜責下不盡搜揚苟以應命莫愼所舉且惟
賢知賢聖人篤論伊臯既舉不仁咸遠復患階秩雖同
人才異等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
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不詳舉主之行能而
責舉人之庸濫不可得已漢書云張耳陳餘之賓客
厭役皆天下俊傑彼之最爾猶能若斯況以神皇之聖明
國家之德業而不建久長之策爲無窮之基盡得賢取
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
惑之伏願稍迴聖慮時採芻言略依周漢之規以分吏

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疏奏不納弘道初轉
文昌左丞兼地官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天臨朝遷
太中大夫鸞臺侍郎依前知政事垂拱三年加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納言封鉅鹿男玄同素與裴炎結交能保
始終時人呼爲耐久朋而與酷吏周興不協永昌初爲
周興所構云玄同言太后老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
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何不告事冀得
召見當自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有何殊也豈能爲
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子恬開元中爲鎮王傅
李昭德京兆長安人也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
時有讎令裴仁軌訟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
合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尊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
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
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
仁軌免乾祐尋遷侍御史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
太宗遣使就墓弔之仍旌表其門後歷長安令治書御
史皆有能名擢拜御史大夫乾祐與中書令褚遂良不
協竟爲遂良所構永徽初繼受刑魏等州刺史乾祐雖
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
往返令伺朝廷之事俄爲友人所發坐流愛州乾封中

起爲桂州都督歷拜司刑太常伯舉京兆功曹參軍出
擢爲尚書郎事既不果私以告擢後繼有犯乃告乾祐
泄禁中語以贖罪乾祐復坐免官尋卒昭德卽乾祐之
華子也強幹有父風少舉明經累遷至鳳閣侍郎長壽
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昭德與婁師德侯知一
爲之是歲又遷鳳閣鸞臺平章事尋加檢校內史長壽
中神都改作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又城外郭皆昭
德創其制度時人以爲能初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
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元中司農卿
韋機始移中橋置于安眾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十三

以爲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爲洛水衝注常勞
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爲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
漂損時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承嗣
陛下之姪又是親王不宜更在機權以惑眾庶且自古
帝王父子之間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
若乘便實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承嗣
亦嘗返譖昭德則天曰自我任昭德每獲高固是代我
勞苦非汝所及也承嗣俄轉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延載
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
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慶之

固請不已則天令昭德詰責之令散昭德便杖殺慶之
餘眾乃息昭德因奏曰臣聞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豈有
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乎以親親言之則天皇是陛下
夫也皇嗣是陛下子也陛下正合傳之子孫爲萬代計
況陛下承天皇顧託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不
血食矣則天竊之乃止時朝廷諛佞者多復進用故幸
恩者事無大小但近諂諛皆獲進見有人於洛水中獲
白石數點赤詣闕輒進諸宰相詰之對云此石赤心所
以來進昭德叱之曰此石赤心洛水中餘石豈能盡反
耶左石皆笑是時來俊臣侯思止等枉撓刑法誣陷忠

舊唐書卷八十七 列傳三十七

十三

良人皆懾懼昭德每延奏其狀由是俊臣黨與少自摧
屈來俊臣又嘗棄故妻而娶太原王慶說女侯思止亦
奏娶趙郡李自挹女勅政事堂共商量昭德撫掌謂諸
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賊劫王慶說女已大辱國今
日此奴又請索李自挹女無乃復辱國耶尋奏寢之侯
思止後竟爲昭德所縛撈殺之既而昭德專權用事頗
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邱悅上疏言其罪狀
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
爲歎魏冉誅庶族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強國亦
有功也然以出入自專擊斷無忌威震人主不聞有玉